令人发指的虐待

□盛学友

跳入您眼帘的这两幅照片，一个胖乎乎甚是可爱，一个形似骷髅目不忍睹，难以想象，这竟是同一个孩子！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孩子那健康可爱的形象是在非亲非故的一位老人那里抚育时留下的；而形似骷髅的照片却是在他的亲生父亲和继母将其虐待致死时的惨状。

这个孩子叫毕强。这是发生在90年代法制比较健全的一幕家庭悲剧！

形似骷髅，才七岁，他便匆匆而去！

1992年10月19日晚上。市民们像往常一样，观看哈尔滨电视台“今夜沙龙”节目。

节目主持人以往总是微笑着的神情没有了。凝重凄楚的音乐声中，黑色屏幕上映出了让人感到窒息的白色字幕：“面对死亡的思索”！

主持人声音哽咽眼睛湿润了。她用颤抖的声音报道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这个消息。当屏幕上出现形似骷髅的毕强的尸首时，市民们在万分惊诧的同时，也被这凄惨的目不忍睹的事实震撼了！

三岁多时的小毕强，体重30余斤；而1992年8月12日死时，身高103.5厘米的毕强，只有17斤，还不足一个婴儿的体重！

经法医鉴定：他发育迟缓，皮下脂肪消失，极度消瘦，呈重度营养不良外观；四肢陈旧性瘢痕80余处，头皮及颜面皮肤擦伤，挫裂创，皮下出血40余处。最后结论是：毕强生前头部受钝性外力作用，造成闭合性颅脑损伤，颅内出血死亡！

曾经抚养过毕强的吴玲珍老人一家观看了这一节目，家人不禁哭声一片。哭过了，老人还是不能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熬到天亮，坐出租车来到了哈尔滨市道外区富锦街227号三楼毕强的住处，连连呼唤：“毕强，奶奶来接你了，奶奶来接你了！”直到一位邻居老太太告诉她：“毕强8月12日就死了——可怜的孩子！”老人两腿一软，坐在地上再也起不来，老人被人搀扶着又赶到道外公安局看到验尸照片，她才真正相信这是事实，便嚎啕大哭，陪她同去的女儿趴在她背上，哭得抽了过去，预审员也在掉泪……

直到接受记者采访时，老人泪水仍像断了线的珠子滚滚而落。用震耳欲聋的声音说：“我要是见到一点人性也没有的这个臭婊子，非砸死她不可，然后再偿命也心甘——不为别的，就为我那可怜的小强强！”她无法控制自己，又大哭起来……

王岗镇凡认识毕强的人都强烈要求并呼吁：“要在王岗开公审大会，我们要认识认识这个害人精这个女毒蛇，如果判决不公，我们自己凑钱到中央去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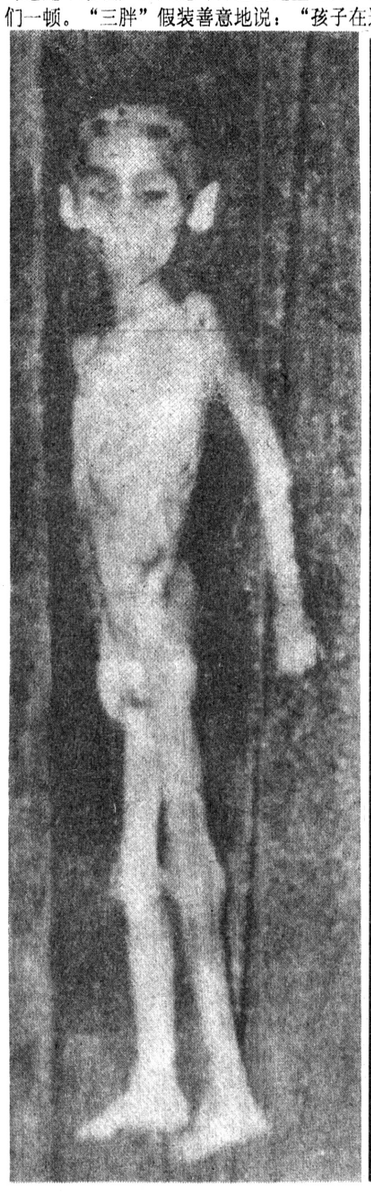
他曾有过幸福童年，但太短暂了……

1984年11月出生的毕强，是保外就医人员毕会印与孙某非法同居的私生子。1985年初，孙某离开了这个家庭，而且再也没有回来。不久，毕会印因腰椎结核病住进了医院，毕强的堂叔、单身汉的毕志成把毕强抱到了铁路公寓。他不会带孩子并嗜酒成性，毕强活得很遭罪，并且声嘶力竭的哭闹声令职工无法入睡而休息不好，毕志成的同事韩黎明不忍心这个孩子活受罪，回到家中向母亲吴玲珍讲了这个孩子的境遇。出生于江苏无锡，从小孤身一人闯东北，也饱尝“孤女”之苦的吴玲珍可怜这个无辜的小生灵，便让大女儿把正由她看管的外外子花40元钱雇人看管，而把非亲非故的小毕强接来自己照看。小毕强在这个家庭里度过了他短暂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

吴玲珍老人一家施以了毕强亲人般的无比关爱。儿子韩黎明负责购买奶粉、桔汁、水果和小食品等，女儿们负责春夏秋冬的衣服等日用品，而充当母亲角色的吴玲珍，则没日没夜地喂养侍候这个“孙子”。他们默契地配合，没有任何怨言。

还不到一周岁，毕强就会走路说话了。他长得又黑又胖，健康得人见人爱。

当毕强到韩家近一年时，毕会印领着“三胖”（和毕会印同居的另一个女人）来到了韩家。见到自己儿子活泼可爱的样子，毕会印动了恻隐之心，但在“三胖”严厉眼神“监视”下，却连抱抱孩子也不敢。当毕强怯生生地喊他一声“爸爸”时，他眼泪“扑簌簌”掉下来，可还是不敢吱声，只是可怜巴巴地望着儿子。吴玲珍生气了，大骂他们一顿。“三胖”假装善意地说：“孩子在这里挺好的，他爸爸也不喜欢这孩子，还有病照顾不了，就留在这里吧！”吴玲珍气愤了：“既然这样，你们出个手续，咱们到公证处公证。办理收养手续后，这孩子就和你们没有任何关系了，也不要再来看他了！”可毕会印却没有勇气割断父子之情，结果不欢而散。1988年，收养手续还是没有办理。当年春天，毕强不得不送回家中。



他才七岁，竟死得如此凄惨！

送毕强时，韩家为他准备了足以穿到八岁的四季服装——有呢子大衣、登山服、鞋帽、床单、被褥、绒毯、线毯以及水杯等日常用品。这些东西装了满满一旅行袋、一纸箱和一包袱。毕强知道要离开这个温暖的家，大声哭喊：“我不走，我要奶奶，我不走哇！”韩家全家出来送行，都哭了。

毕强被送回家时，经营一家饭店的毕会印又正和赵某同居，赵某把毕强送进幼儿园，还常和毕会印一起领他玩耍和买些好吃的零食。

1988年12月11日，王丽华介入了毕会印的生活，赵某因此离开毕会印。因无人交托儿费，毕强被抱回来，开始与毕会印、王丽华一起生活。而由此，已成为继母的王丽华，亲手拉开了小毕强被虐待残害致死的序幕。

令人发指的虐待

毕强走后，韩家像缺少了什么似的，全家老少都在日夜思念着他。吴玲珍的三女儿韩丽红每次见到毕志成，总央求他把毕强抱回来，可吴玲珍一家怎么也想不到的是，毕强在那里过的是一种被虐待毒打的非人生活了……

1989年9月下旬，有位离婚的B女士曾因房子动迁住进了王丽华家，并提前向她预交了四个月的的房租费320元，但她仅住了22天就实在不忍心住下去了。她发现王丽华每天都责令毕强坐小板凳，不仅不给饭吃，还常因完全没必要的小事对孩子大打出手，经常用炉钩子和小板凳等打其头部。她看不下去，说：“不是亲生的，你也不能这样打他呀！”“我讨厌这孩子！”

B女士每天上班，毕强都要大哭一次，并恳求：“姑姑，你不上班，陪我好吗？”“要不上班，咋挣钱买好吃的呀？”“我不要好吃的，就要你在我跟前！”上班时强强撕心裂肺的哭叫声让她心焦。每到晚上，强强被毒打的情景令她彻夜难眠；被打时，强强脑门上的青筋条条绽出，大汗淋漓，眼泪哗哗地向下流，却一点也不敢哭出声来！想起强强那悲哀凄楚又呆滞绝望的目光，B女士心如刀绞，却又无计可施。

在王丽华家，毕强根本没有人身自由。他在这幽暗的屋角默默地忍受着毒打和饥饿。

王丽华所在商场的一位女领导，因王丽华常不上班不知多少次和另一女工到她家走访，几乎跑断了腿，竟没有发现毕强这孩子。

不仅领导不知道，1983年王丽华即从铅笔公司调到某国营大单位的鞋帽商场当上了代销组的营业员，10年时间里，王丽华周围的同事也只知道她有个1990年6月14日生的儿子毕新，却从未听她讲过还有毕强这个孩子，直到毕强死后，公安人员前来调查取证。他们才如梦方醒——她竟然还有个七岁的孩子，叫毕强，而且千真万确地死掉了！

1989年12日，韩黎明下班后听说毕强在公寓，便买些食品见他。可眼前的一切，他惊呆了，强强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瘦得皮包骨头，神情痴呆，滴水成冰的季节里还穿着一年前春天送他时穿的那身单薄的衣裤。

脚上穿的是他走时春秋穿的棕色旅游鞋，裤子和鞋全湿透了！他脱下上身穿的罩衣包在毕强脚上，再用皮大衣裹住，把他抱回了家。

中午，毕强吃了自分别后从未吃过的第一顿饱饭。吃饭时他狼吞虎咽，连头也不抬，像从未吃过东西的样子，吴玲珍哭了：“强强，慢慢吃，这些东西都是你的，别撑坏了……”

“你咋把裤子都弄湿了？告诉奶奶，是不是又玩水了？”

“没玩水，我在小屋弄湿的。我渴了，就喝水；饿了，也喝水。”

晚上，吴玲珍要为他脱衣服：“我给你洗澡，好睡觉。”可他就是死活不肯。

“你忘了？在我家你每天都洗澡的！”

“我不脱。我在家天天都穿衣服睡。”

毕强睡熟后，吴玲珍含泪慢慢脱下紧箍在他身上的脏得不能再脏的衣裤，翻开一看，上面全是虱子，而他身上伤痕累累！吴玲珍看不下去，失声哭了出来。

1992年8月12日早晨不到7点钟，有位邻居又听到强强遭到了毒打。王丽华嚷：“打死拉倒！”接着就是用什么东西打击强强脑袋的动静。开始，强强的哭声和被打的声音在小屋，后来这声音又到了大屋，再过一会儿，就再也听不到哭声了。

也就这一天，毕强躺在大屋的地板上，咽下了最后一口气，离开了他怎么也不想离开的人世——他才七岁，还没看够外面的世界呀！

王丽华其人其事

了解了王丽会对毕强的令人发指的迫害行径，人们一定会问，王丽华何许人也，为何有如此歹毒心理？其实，王丽华是抱养的，不姓王而姓陈，1955年10月5日出生于黑龙江省阿城县双丰乡农村，体弱多病的母亲36岁那年才生她的。她出生八个月后，母亲已病得奄奄一息，便托人把她送到了哈尔滨三表妹刘淑秋家里。不久，王丽华的母亲便过世了。

刘淑秋和丈夫王凤阁终生不会生育，怕老来孤独，就收养了王丽华，并视她为掌上明珠。1969年，王丽华考上了哈尔滨市三十四中学，因为长得漂亮，同学们为她取了个“黑玛丽”绰号。这时的王丽华，已经过早地学会了谈情说爱，与她同年级但不在一个班的毕会印，英俊潇洒，一身男子汉所特有的阳刚之气。王丽华与他交往甚密。1973年，中学毕业不久的毕会印因盗窃被教养两年，1978年又东窗事发被判刑九年，王丽华与毕会印失去了联系。

1988年12月11日，王丽华和在同记商场卖服装的同学常某一起在道外工人医院附近碰上了毕会印（1984年1月，毕会印保外就医从监狱回到家中，和孙某非法同居于当年11月生下毕强）。见到昔日情人王丽华，毕会印显得异常激动，便邀请她俩一起吃饭。常某因有事到医院找丈夫去了。毕会印长得精明强干，虽然名声不好，但想吃鱼吃肉，只要往市场摊前一站，畏于其势力的人便会二哥长二哥短地主动将鸡、鱼、肉送到他的手中。他回到家中吃香的喝辣的，活得倒也不无自在。王丽华向往和追求的是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浪漫生活，只要有钱能满足其这种欲望和奢求，其他问题都无所谓了。于是，他俩在饭店交杯换盏谈得十分尽兴。喝完酒，他俩搂背搭肩醉意朦胧地回到了毕会印的住处。一夜的交欢，他俩各自获得了肉体和情感上从未有过的亢奋和满足。一连五天，王丽华都吃住在毕会印家中。王丽华说去上海的那几天，就住在这里。几天的同居生活，王丽华觉得毕会印不但人长得漂亮，而且有一张能说会道的甜蜜的嘴，吃鱼吃肉不仅不需要她亲自去市场，而且无需花钱。相比之下，她的丈夫A君就显得太老实太窝囊了。于是，她开始要求离婚了。1989年3月，A君见夫妻关系实在难以维持，便同意办理离婚。从此，王丽华与毕会印开始了正式的同居生活。

如果说，过去是毕会印的漂亮潇洒吸引了王丽华，毕会印的势力满足王丽华的各种欲望和和奢求，那么做了开颅手术后，几乎成了植物人，人与以往的势力均一败涂地的毕会印，在王丽华看来就不那么顺眼了，而不会挣钱只知道吃饭的毕强就更是多余的人了。刚开始与毕会印同居时，王丽华还背着毕会印毒打毕强，而当她有足够的理由证明他爷俩是靠她自己一个养活时，更变得理直气壮地野蛮起来了。

1992年6月，道外区有个五岁的傅启超被继母虐待而死了，《生活报》及时做了报道。毕会强的母亲拿着报纸到鞋帽商场找到王丽华：“你可别因为这种丧尽天良的事情上电视上报纸呀！”她支说：“我才不怕呢。我已和居委主任和妇联打过招呼了！”言外之意，她打死毕强是天经地义的！而记者找过居委主任和街道妇联以及道外区妇联等有关人员，根本没有这回事！

8月12日早晨，孩子被毒打奄奄一息之际，王丽华却不管不问自顾到班上签到后回到父母家中。孩子死后的当天晚上，她和毕会印带着儿子毕新在松花江边商量如何处理尸体，并打算雇个盲流子将尸体扔到江中了事，但因所找的盲流是个精神病患者而未得逞。

此案曝光后人们的思考

1993年3月31日，一个春雨沥沥淅淅的日子，“小毕强之死”一案终于在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一位60多岁的老者眼角挂着泪花，心情沉重地说：“这是雨泪呀，小毕强死不瞑目，终于等到了看到了这一天啊！老天爷也为可怜的小毕强难过悲哀啊！”

愤怒的人们不约而同从四面八方涌到这里，容纳1000余人的大法庭内，座无虚席。

目睹毕强生前两岁时胖乎甚是可爱和七岁死时形似骷髅目不忍睹的鲜明对照的照片时，人们的心都要碎了，观众席上一片唏嘘之声。一位不足10岁的小女孩不敢看，她怎么也不能相信这是事实的照片，趴在已是泪流满面的妈妈怀中“嘤嘤”地哭出了声。

小毕强之死，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也引起了有关方面对诸多社会问题深层次的思考。

哈尔滨市人大副主任、市人大法制委员会主任李兆江说：“为数不少的再婚家庭总是处理不好继子女问题，但像王丽华这样不择手段的却不多。我们不希望此类丑恶现象在我们90年代的社会主义国家里继续重演了！‘小毕强之死’一案给我们有关部门这样一个经验：再婚家庭在登记时就应当对其进行法制观念和伦理道德教育，这件事还说明我们某些部门的工作做得不细致，而街道、妇代会、居民委等基层组织对特殊家庭的关心不够”。

黑龙江省婚姻研究所副长长张一兵说，毕强之死所暴露家庭成员之间的虐待问题隐含的法律、伦理、价值观、人权诸方面的问题，正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构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商品经济日益发展的社会转型期，尤其应引起社会各界的重视。

对于王丽华的量型问题，众说纷纭。而大多数群众中，无不希望被处以极刑。开庭之后，不久，公检法三家办案人员再次来到毕强的家中进行了一次实地考察和验证。检察院认为对王丽华指控杀人罪定性是准确的。目前，据公诉人称此案拟报省高院进行判决。

（转自《中国妇女报》）

刊头设计　王洪斌

本版编辑　周矢

○陕西人闯世界

广州，有五百关中好汉

□文/古三

从西北来到东南，一进广州就成了外国人，一句话也听不懂了。由广州向东行28公里，到了黄埔开发区一个叫隔墙的地方，走进恒运电厂的工地，突然听到一声关中话问候：“来了”，心里由不得一热：我又回到家了。

这个电厂里有500条关中大汉在安装两台5万千瓦的发电机组，他们就是西北电建三公司广州分公司的职工。分公司经理刘延风告诉我，他们是到广州来抢饭吃的。连云港工程一结束，一时无活可干，就挤到广州火电的鼻子底下来张嘴了。工程虽然小，总比闲着好。就是有一条：天气太热，我们陕西人不适应啊。

广州的天气就是热。才是五月，又是晚上十一点了，我还是只好冲凉水澡脱光膀子睡觉。与我同住八楼的是总公司的工会主席孙田发，听说我是记者，他的第一名句话就是：“在这儿工作难啊。天太热，蚊子满天飞，陕西人不适应。再要吃不好饭，日子可就更难过了。我建议你写一写食堂的炊事班长吴晓平，这个食堂是全公司的先进，值得一写啊！”

我就是想写一写陕西人在南大门最开放的广州是怎么生活的。问分公司的经理刘延风，他说：“我们的工人只知道干活，大部分职工来了半年没进过广州城。上个星期分公司给每个职工多发20元钱，让大家休息日到广州去看一看，也只能看一看。去一趟广州市，来回路费要十元，吃一盒盒饭，最低的，三元，怎么省着花，二十元也不够。但我们不能让职工来这儿干了半年，连广州城什么样子也不知道吧？”他说，在这儿工作，工资是高了，一般的技工，一个月可以挣到五、六百元吧，但说实话，人人都宁愿回陕西去干。“没办法，生活不适应。就说挣钱，我们比起旁边的广东电建公司的，也只有人家一半都不到。”

征得刘延风同意，我决定自由采访，不开座谈会不要汇报材料。第二天大早六点，电铃声大作，我跳下床，采访就开始了。洗脸，碰到一个只穿一条三角裤的青工，也不打听他的名字，就问他：“去过广州没有？”

他看看我，很奇怪地反问我：“去广州干什么？有什么意思？送钱去啊？”

我说总要看一看吧。他一边用凉水冲脱光了的全身一边说：“不去不去！我只想早点干完早点回去。就一条：想老婆！”

七点，到食堂吃早饭。窗户外到处是蹲着喝红豆粥的工人，三个五个一堆，青黄瓜咸鸭蛋红辣椒大的馍头，喝得呼啦呼啦直响。一看，好家伙，窗户里一排溜搪瓷方盘，光早饭的凉菜就十四个不同样，主食是油条，油饼，稀饭，馍馍，肉包子，菜包子，糖饼，一共八样。问一个拿盆买饭的中年女工，她说：“我两口子都在这儿干，天天在食堂买着吃。”问她吃得怎么样，她笑了：“说句你们记者用的话，叫人眼花缭乱。菜太多了，不知道哪一样是我最爱吃的了。”

我找到后勤科科长李亮娃。这是一个年龄47岁的半老汉，去年七月到黄埔工地的，老婆孩子都在咸阳，上头有两个老人，还要负担弟弟的两个弱智儿。问他收入怎样，说大致一个月800元吧。他很满意。他说来了十个月了，没去过广州一次。“我老家在三原农村。我这个人不爱热闹，不喝酒，不抽烟。一个月生活费大约花130元左右，剩下的全寄回去了。”他说，“晚上干什么？看电视呀，谝闲传呀，有时候和同宿舍的小伙子打打扑克。我们一屋住了六个人。我们不来真的，不来钱。”

“工作呢？”

李亮娃说：“我管后勤。食堂这一头我可以不操心，晓平这小伙子能干。年轻人有本事，放手让年轻人干呗！这热的天，食堂里没有一个苍蝇，不简单呀。他们天天打灭蝇灵。进门必须穿白大褂，迎门有面镜子，写着：请注意你的仪表。晓平带头不抽烟，炊事员一进食堂，头一条就是不准抽烟。有他当管理员兼班长，我放心。总公司的陈经理说，他工作几十年，没见过这么好的食堂，我还有什么不放心？”

旁边的人告诉我，李亮娃是个实在人，只知道踏踏实实工作，去年他老婆心脏病犯了，晕倒在茅房里，电话打过来，他也没回家去。他笑了，说：“说这个干什么？人家记者是采访陕西人的生活的。”我决心找一找吴晓平了。吴晓平个子不高，一个墩墩实实的陕西人，老家是合阳县的，妻子霍景丽在工地总机房上班。问他干食堂的事，他说不值得说：“我是个三级厨师。咱干这一行的，干就要往好里干呗，有什么说的？你写写我们炊事班的小伙子吧，全是好样的。”

我问他去过广州没有，吴小平说：“去过，去过三次。一次到车站送人，一次到车站接人，还有一次拉货。广州大街朝哪边开，我还真不知道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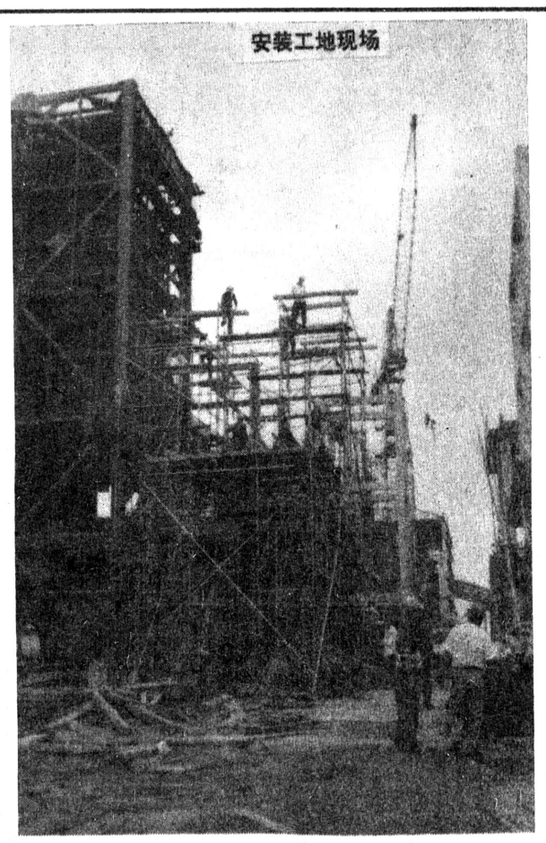
26岁的陈武田也是去年七月到工地的，炊事班菜案组的组长。他说：“我是去年结的婚。说老实话，不想老婆是假的。孩子都生了，我还没见过娃娃哩。要叫我选择，我宁愿在广州干。我和我们的同事合得来，这儿干挣钱也比陕西多。广州么，快来了一年了，我还没去过一回哩。我是合同工，一个月收入300多元，够了。我要在蓝田县，谁给我这么多？”

20岁的王忠九说，他一个月也挣300多元钱，也是合同工。“我不在广州找对象。我说还是我们陕西人实在，咱不想找个广州妹。”他摸着他的光头羞答答地说：“我是洛南石门镇的，我还小哩，才二十。就是一下班没地方去，出去也听不懂讲话，心里急。也好，我叼空儿学一点本事，回陕西有本事才有饭吃呀！”把我们都说笑了。

游天栋是分公司的副经理，是第一批到这个工地的领导人。他说因为天气太热，大家都不适应，他也不适应。“头几天我还发烧了，打吊针。39度5。我一个人在外头干了十八年了，远离老婆孩子，怎么不想？我老婆高血压，心脏也不好，说实话我真想调回去，但是工作嘛，你不干谁干？我从小离家，是福建人，福建也热，按说该适应。可我还是不适应。工地上百分之七十的人都是胃不好，没办法，我更不行。我吃不惯馍，只好吃方便面。”

我见到游天栋时是早上七点二十，他正在办公室打算下方便面。一见我来了，立即拔电炉的插头。我挡住他，说一边下面一边聊吧，只聊生活，不谈工作。他笑了，就一边聊一边下面。下好面想起我抽烟，拿出一盒茶花烟拆开招待我，说“抽，抽。我不抽烟，这一盒是专门招待人的。”他吃一口面条，说：“谈生活就谈生活吧。我们派车到陕西拉菜油。陕西菜油两块二一斤，这里花生油三块四一斤，给大家省点伙食费。说我自己？我是腰骶骨增生，腿大概有关节炎，酸痛。就这些。四十八岁了，进入老年了，身体就不行了。我这个人就爱喝稀饭，怕吃馍头。陕西人吃稀饭，光是汤，不见米。我要喝稠粥。总不能为我一个人做稠粥吧？没办法，只好下方便面了。我们这儿只有四个医生，王大夫是头，他也不适应，自己都病了，是部分心肌萎缩。计劳科的科长是头一个得病的，出血热，陕西带过来的病。一个姓周的，肺穿孔，气体积到胸腔里，把肺压扁了，送回去了。我别的不怕，就怕死一个人。当头头的，担心。还好，一个都没死。我也没死。”说到这儿，他哈哈大笑开了。

采访第一天就拍了一卷胶卷，唯一的感觉是：在广州打工，太不易了。临睡觉时，还是热得人全身粘糊糊的，身上象有一层油。这天气，要持续到十一月。我在心里说：但愿我们这五百条关中汉子，都能平平安安把钱挣到手，都能平平安安过完广州的又一个夏天。


安装工地现场

蹲着就餐的老陕

〔编后〕本版自本期始，开辟《陕西人闯世界》这个栏目，包括在国外的陕西人。欢迎广大作者读者投稿。来稿作为征文入选，参加评奖。

顾客心中的红星

——记西安市红星乳品厂

□蓝羽　振武

不管是在商厦闹区、大街小巷，或是在许多市民家中，人们总可以看到，那些大人孩子、男人女人，在津津有味地吮吸着一盒盒的酸奶。特别是那些年轻的女性，这种食品更是一种离不开的宠物。

西安人爱喝酸奶，这是显而易见的。然而，最初发现这个秘密，并满足人们的这一需要，却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到的。而西安市红星乳品厂做到了。在短短几年时间，他们使牧童牌酸牛奶的质量和产量不断提高。今年达到日最高产量13吨，从而使这个不足400人的小企业，年产值由几十万发展到1992年的1265万元，实现利税282万元，成为一个名符其实的红星企业。

在一间窄小的办公室里，厂长孙巨亭接受了笔者的采访。这位有近20年军旅生涯的中年汉子告诉我们：“厂子之所以能够发展到今天这样的程度，当然与全厂职工及前任的领导班子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这位1992年才正式接任厂长职务的领导者，他谈出了许多企业发展过程中可歌可泣的事迹。但是，有句古话，打江山难，守住江山将更难。红星乳品厂，能否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市场经济面前，继续处于优势地位，这，不仅是对企业综合能力的考验，更是对这位新任不久的领导者的考验。

只能进，不能退，孙巨亭虽则在管理上是个新手，但他有的是军人的勇气和健康充沛的精力。他看到，红星厂近年来发展较快，但内部机制和外部环境上，还有许多致命的缺陷，如不能及时改善，将后患无穷。于是，他一上台，一方面努力保住在生产、销售上的良好势头；另一方面花大气力，从内部管理、目标落实、提高产品质量、增加花色品种、扩大销售、改革人事制度等问题入手，对企业进行深层次地改革。

通过努力，企业面貌明显改善。产品质量明显上升，产品种类也明显增多。其中全脂甜奶粉，在农业部举办的博览会获得铜牌，消毒牛奶在西安市技术监督局市场取样化验中名列全市第一，与酸牛奶一起，成为厂里的拳头产品。销售上也有了较大突破，不仅牢牢地占据着西安的市场，而且还大量出口到俄罗斯等国。

辛勤的努力没有白费，1992年，在人们纷纷下海，新的企业如雨后春笋，老企业雄风不减，特别是食品行业，竞争近似白热化的情况下，能够巩固住自己的地位，创造出令人瞩目的经济和社会效益。红星乳品厂保住了在人们心目中的盛誉。

“但是，在市场经济面前，谁也不敢说自己是个胜利者。”孙厂长很认真地告诉我们，他们今后的打算是，“不管市场风云变化如何，他们所要做的就是看准行情，实实在在提高产品质量，以质取胜，以诚取胜。投机取巧，有损顾客的事一件也不做。”

是的，他们要保住的是，顾客心目中那颗红星。

纪实文学有奖征文
飞达杯
西安市飞达实业总公司协办